



硬质合金

庫茲涅佐夫著

科学技术出版社

512.45

109

本書提要

本書以自傳小說的体裁，敘述几个普通工人，密切合作，苦心鑽研，在几个月的時間內制成了硬質合金刀片自动模压机，因而获得了斯大林獎金。書中还講到他們如何不断爭取技術进步、很好地組織創造發明和合理化建議、培养新一代、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事迹。对于我国工人及厂矿干部，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总号：1346

硬質合金

ТВЕРДЫЙ СПЛАВ

原 著 者：В Кузнецов

原出版者：“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1957.

譯 者：北 京 編 譯 社

出版者：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北京市西直門外紫雲園)

北京市書局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1号

发 行 者：新 华 書 店

印刷者：北 京 市 通 州 区 印 刷 厂

开 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6 $\frac{1}{8}$

1959年6月第 1 版 字数：134,800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4,150

統一書号：10051·22

定 价：(9)6角1分

目 次

我們就是这样成长的	1
接二連三的经验教訓	57
力量加在一起	67
占了一个大便宜	69
在工作上也不愿意得3分	80
活着就得創造	38
怯懦就是障碍	30
特效的良藥	106
情緒为什么会起变化	111
言与行	116
时刻不能放松	119
書本也來帮忙	127
关于馬雅可夫斯基和关于生活的談話	133
祝你一帆風順	137
已經作了什么，将要作什么	143
集体的意志	148
最大的一笔財富	152
讓人民的思想发揚光大	158
藥好的一天	165
在大克里姆林宮	192

我們就是这样成长的

……八岁那一年，繼父把我帶到他的打鉄作坊去，他對我說：

“玩够了，学着干点活儿吧！”

那里，热气蒸人，我大口地喘着气，用两只又干又瘦的手拉着一筐分量很重的煤，累的两只胳膊直打顫。

繼父并不是一个鉄石心腸的人。如果他活在我們这个时代，他也会首先惦记着叫他的儿子去上学的。但是在沙皇統治下的1913年，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六口的穷困人家，只靠两个人掙錢，又怎么能糊口呢？

我一撂下活，剛想喘口气，繼父就大声叫道：

“瓦西卡，拿煤来！”

对我是毫没有什么客气的，其实，我也沒有这个指望。在作坊里，我是沒有空闲的，即或有，那就是在我繼父給我作示范的时候。

“瞧着点！”繼父这样說着。

汗珠流过被撩得只剩下几根的稀疏的睫毛，我眨着眼睛仍然盯着瞧。

繼父抡起錘子来确是得心应手，象鬧着玩似地就把活干了；当时我虽然还是个小孩子，可也从他那种灵巧的动作中看到一种美。

我恨不得也能象他一样，灵巧地抡起大錘去錘一条象楊

梅果一样的紫紅色、热烘烘的铁条。有一次，繼父到外面吸烟去了，我就抓起大錘，使出全身吃奶的勁，把錘子举过了头頂。

噹的一声，錘头落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繼父那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肩膀，他說：

“瞎鬧什么！”

我每次学做活的时候，总被繼父的喊声打断：

“瓦西卡，拿煤来！”

我就是这样一边运煤一边学，有时試着打几下，动作要是做不好，还要挨一顿臭罵，以后我繼續注意地学，最后终于学成了。

一天，有一个相識的农民順路到我們的打铁作坊来，恰巧繼父沒在，于是他对我說：

“給我打一个輪子吧，瓦西里！①”

称呼我“瓦西里”，真使我受寵若惊，因而我干起活来就格外地卖力气。

我是第一次給人家打車輪子，当我收到报酬时，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这一天，我没有感觉到繼父那只铁打一般的手攔在我的肩上；吃午飯的时候，他还給我切了一块厚厚的面包吃。

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我們家里遭到了意外的不幸：正赶上是荒年，繼父又患了重病。这时，我已經十四岁了，我只好跟邻居們一道动身到乌克兰去給富农当长工。

記得在我当长工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件事。

……我勉强拖着步子在风尘扑面的乡村大道上走着。从

①：对瓦西卡客气的称呼。他的爱称是“瓦霞”。——譯者

早到晚的繁重劳动使我筋疲力尽。我的两只手直垂着，象钟摆一样地前后摆动。在道上我是非这样做不可的。因为身后就是主人住的带有五道隔扇的木屋，在这种时候，主人多半倚在窗口，看着长工曾否偷他的西瓜。

我给他当长工，已经一年多了，整天光靠吃凉羹过活。这倒也算不了什么！这是主人的事情。西瓜地里无数的西瓜眼看着烂掉了。这也无关紧要，因为这也是主人的事情。可是要抱走他一个西瓜，那却万万不行：是主人的嘛！

这天，我拿了一个西瓜，用牙齿咬住西瓜蒂，往家走。心中还想：主人从后面也许一点也看不见，那末，这个西瓜就可以带回家给一位害病的伙伴吃。

哪知道事情竟会这样不凑巧！在一条顺着山谷过来的小径上，突然有一个人骑着马迎面奔来，啊，原来就是主人。他是从哪里来的？我一时惊慌失措，西瓜也掉在地上摔碎了。

“你偷人的东西！”富农嚷着，一面用短鞭子把马抽了一下。那马便直撞过来，胸部撞在我的身上，我一下就跌到了山坡底下。

我昏迷了半天；苏醒过来的时候，脑袋嗡嗡地响，感到口干舌燥。

我把两只脚伸了伸，还好，没有摔坏。接着，又动了动两只手，也没有怎么样。不要紧了，这条命总算是保住了。至于因为疼痛和难过而流下的眼泪，那是小事一桩。反正没有人瞧见。

主人常常教训他的长工。

“象我这样的人，”他说，“你们是应该了解的。我不放任你们，这是不假的。可是这完全是为了你们好，使你们能



好好地干活，做一个真正的人啊。难道你们能体会得了我的这番苦心吗？……”

哼！我，我什么不明白！我是清清楚楚的。他的确教我们干活。但是给谁干活？问题就在这里。

在我们给他当长工的两年内，他开了一个茶馆，在那里兼卖私酒。他还囤积，他那用铁皮搭成的谷仓里满满地堆着黑麦和小麦，准备在明年春天缺粮的时候，农民们为了要换取一口袋粮食而出卖他们仅有的一点东西的时候，乘机大捞一把。

1921年的秋天，这个富农对我的侮辱使我忍无可忍，我就离开了他，逃跑不干了。极大的不幸在家里等待着我：我的继父害伤寒病死了。母亲为生活所迫，把房子和打铁工具都卖了，换来了18普特^①的粟米和馬鈴薯。

家里只剩一間小小的板棚。連住的地方也沒有了。于是我就在板棚的壁上开了个窗洞，砌了一个爐灶，用干树枝搭扎了一間小披屋，外面涂上一層粘土。我完工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母亲跟一位邻居說：“真仿佛象一所房子。”她說罢微微一笑，紧跟着又沉痛地哭起来了。

母亲这一哭，却使我受了委屈，因为我确信我盖的是一所真正的房子呀。

卖掉房子和打铁工具换来的粟米和馬鈴薯，只够我們全家吃很短一个时期的。在我一生当中，最悽慘的日子到来了。母亲帶着我的几个妹妹到遙远的、没有一个熟人的村子里去討飯。

她們回家时已經是深夜，臉上冻得发青，渾身哆嗦着。母亲从背包里掏出两块干面包，这是討飯討得来的全部东西。她把面包搗碎，浸在水里，然后把这一碗面包糊放在桌上。我尝了一口，就从桌子旁边走开了。我的喉嚨好象有什么东西卡住了，咽也咽不下，說也說不出。

第二天早晨，我一早就起来了，在小屋里拿了魚竿就跑到冻了冰的小河里去。虽然沒有釣着魚，却釣上一只蛤蜊来。拿回家把壳弄开，放在帶把的杯里煮熟，尝了尝，好象还可以吃，于是我吃了一半，剩下的一半給弟弟吃了。

就在这一天，我做了一个长齿的耙子，耙齿是成半圓形

① 普特是俄国重量单位，等于16.38公斤。——譯者

的，又拿了一个筐，帶了一把斧子就到河里去。鑿开了冰，把耙子下到冰窟窿里，很快就耙上很多蛤蜊来。說起来也是我們的造化，这条小河是泥底的，蛤蜊多得很，我的邻居們全都跟我学，于是撈蛤蜊的勾当就广泛地流傳开了。

如果有人問我从什么时候起当了合理化建議者，那末我就要想起1921年在頓河上用“发明”的耙子撈蛤蜊这件事。

……吃蛤蜊，似乎也飽了，可是一想起面包，眼睛里就直冒火。飢荒的年头，尽管能有蛤蜊充飢，但还是身体强壮的活下来，身体弱的还是死掉。母亲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孩子。

一定要想个办法了。这个家不得不拆开。母亲帶了頂小的那个妹妹到邻村磨坊里去作女工，我帶着弟弟和一个妹妹到奧尔洛夫申納去。我們有一門远亲住在那里的某一个小鎮上。

半路上我得了伤寒病，病倒在火車上。車到一个小时，他們叫来了衛生員，要把我送到医院去。妹妹和弟弟就放声大哭起来，要知道，对他們來說我便算是一个大人了，全要依靠着我呢！

我們象奇迹似地到了那个小市鎮。那家亲戚已經不知搬到哪里去了。一个农民收留了我們，他的姓我記不起来了，只知道他叫瓦連欽·彼得洛維契。他讓妹妹作保姆，弟弟当牧童。我还什么都作不动。

瓦連欽·彼得洛維契是一个好心腸的人，很热誠。可是他养活不了我們兄妹三个人。

等到我自己覺着健康已經恢复了时，就請瓦連欽·彼得洛維契帶我一起去割草。我只拿起鐮刀割了一趟草就躺倒了。彼得洛維契把我送回来，讓我躺了一个多月也不許起

来。

有一天，瓦連欽·彼得洛維契對我說：

“你要願意的話，我就收你作兒子。”

我一句話也沒說，第二天天剛亮，我叫醒了弟弟和妹妹，一起回家去了。

母親聽我講了這件事情以後，說：

“孩子，我謝謝你，你是不願意把我扔掉。不過你終究不能不躲開這裡，我們這裡年景太不好了。”

1923年，我們的鄰居們全出發到頓巴斯去掙錢。母親求他們也把我帶去。

到了頓巴斯，我在一家私人機器磨坊里當司爐助手，每月掙一普特面粉還管伙食。伙食總是流質的，面粉都生了霉，可是又有什么辦法呢？就是這樣的工資，在我當時看起來已經是福分非淺的了。

一個容顏憔悴的小伙子，在磨坊女主人的眼裡看來，不會是一個能幹活兒的好伙計，於是她就吩咐把我“趁早趕出去”。

收到母親一封信。她在信裡說要結婚了。這位新繼父是一個工匠，要到莫斯科去工作，並且同意帶着我們全家去。信裡說，總而言之，我們的生活是不會比現在再壞了。

實在的，不能比現在再壞地活下去。於是我收拾了我那簡單的行囊，就回家去了。

有時候步行，有時候也“揩油”白坐車，總之走到了，我終於又回了家。和新繼父見了面，我對他說：“同意一道走。”

他聳了聳肩膀，說：

“就算這樣也得謝謝唄！”

母亲看了繼父一眼，畏畏縮縮地說：

“瓦霞一定会听你的話的。”

“这是我的主要条件。”——繼父在“主要”两个字上加重了語气。談話就这样結束了。

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說：

“如果不听话 他最好就别去。”

我准备要听他的話，甚至任何条件我都同意，只要能到莫斯科就行。

1925年的夏天，我們全家到了莫斯科。刚到莫斯科的头一天，繼父就对我說：

“瓦西里，你快到职业介紹所，求人家送你到工厂去。你可得好好地恳求。”

我听从了他的話，就到职业介紹所去。大概我对人家的恳求作得很恰当，他們把我收下，派我到“自由”化妆品工厂去作鉗工徒工。

我的師傅是安德烈耶夫和克利斯两位机械工和他們的助手格魯霍夫。

过了几个月，我跟繼父商量怎样答謝这三个人。

“听他們的話就成了。”

繼父的这种看法真对，徒弟能听師傅的話，就是給師傅的最好的答报。繼父是一个世代相傳的真正工人，手艺高超，安裝內燃机算得專家。他以他的徒弟們自豪，就象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以自己的徒弟們自豪一样。

“自由”化妆品工厂里有几台复杂的印刷机，印刷五顏六色的肥皂商标紙。这些印刷机真吸引住了我。每逢修理这些印刷机的时候，我总想无论如何要来帮助鉗工一下忙，可是这些鉗工們总不答应。

“小家伙，先在老虎鉗上好好地学些手艺，然后再想修理机器吧！”

我眞地听他們的話，用功地在老虎鉗上学手艺。手艺学成之后，我又要求修理印刷机。

“先学会当車工。”工长們又对我这样說。

我学会了車削金屬以后，自以为已經通过了一切考驗。哪里知道还没有全学完。又給了新的任务：

“学会銑和鉋。”

那时候，我以为工长們明知道我不会不听他們的話，故意拿我要着玩儿，开开心。后来等我开始修理机器时，才知道这是一件需要精通多种手艺的技术，才完全明白工长們确实是为我好。

几年以后，我熟悉了各种机器，懂得各种机器的长处在哪儿，短处又在哪儿。过了很久一个时期，我又开始想：怎样用机器来代替艰苦沉重的手工劳动。

一台象絞肉机一样的机器，但是并没有装着刀子，出口处留着一个方孔——一长条粉紅色的肥皂，就从这个孔里挤出来。一个工人把这长条切成一块块的肥皂。从工人的眼睛的表情里看得出这个工作是太无聊了，无聊到极点。在我看来，这种无聊比干活儿出热汗都难受。你想，如果在8个鐘头里，一点鐘接着一点鐘地專門拿一把刀作同样的动作——切肥皂，又怎能不令人感到无聊呢！

猛一看，工人的操作好象很准确，可是实际上却大大不然。

得到工人的許可，我挑选了几块肥皂送到化驗室。

“請您称一称。”我向試驗室的女試驗員要求說。

試驗員很奇怪，她心想，一个年輕的鉋工这样做是要干

甚么？經過一番解釋，她最後才同意了。

“98公分。”試驗員看着天平說。

“103公分。”當她稱第二塊肥皂時說。接着是“99公分”，“101公分”，“105公分”，但是一次也不曾說過“100”這個數字。“100公分”是每塊肥皂的規定重量。

我一声不响地把肥皂拿回車間去。我站在機器旁邊。一點鐘一點鐘過去了，最後聽見有人在耳旁大喊：

“瓦霞，機械工在找你呢。”

安德烈耶夫機械工的帽沿遮在眼眶子上，眼睛里流露着抱怨的神氣。

“你到哪儿去了？”

我沒作聲。

找我的那個姑娘笑着說：

“他能到哪儿去呢？在看怎么切肥皂呢！”

安德烈耶夫對姑娘點了點頭，好象是說“好了，你去吧！”然後讓我坐在他身旁。

“喂，把所有的情況都講出來吧！”

我就對安德烈耶夫講，應該把切肥皂的刀子安裝在機器上，當肥皂的大小和分量恰好合乎標準的時候，刀子就往下切。我并且还說明使用甚么樣的裝置，才能使切刀動作起來。

安德烈耶夫听了，搖了搖頭。

“庫茲涅佐夫，你晚了一步。”

“怎么会晚了一步？”

“很简单。已經有人提了這項建議，并且很快就要實現，開始工作了。”

我听了当然很难过；尽管安德烈耶夫費了很大的力氣，

在那一天却没能把我解劝过来。

我已经发誓不再去想肥皂生产机械化这件事情了。可是有一天，机械工带我去看一台能把一块块肥皂压成一定形状的自动机，当时他就像当初锻工师傅对徒弟说话那样地对我说：

“庫茲涅佐夫，你看！”

我聚精会神地看了很久，很快地就发觉了安德烈耶夫让我看的那个情况。原来压完了的肥皂还要用人工取下来，弄平整，弄光滑。工作进行得很慢，而且剩下来的废料也很多。

“就在这一点上多动动脑筋吧！”当我对安德烈耶夫说明了我发现的情况以后，他对我这样说。“好好地动动脑筋，想个办法把费在那上边的劳动力也省掉才好。”

我想了好多天，终于想出了一个改装自动机的办法，要它同时既能压出肥皂来，还能把它弄匀整，也能打磨光滑。我就把办法大略讲给安德烈耶夫听。

“瓦西里，就是这一点点吗？”

安德烈耶夫叫我瓦西里这还是头一遭，以前总是叫我庫茲涅佐夫，不叫名字。

稍停了一会儿，机械工说：“可能会很管用。”

他轻轻地咳嗽了一下，然后又用平日的那种严肃的语调补充说：

“三天以后你画一张自动机的草图来！”

不用说三天以后，就是五天以后我也没有画出一张草图来。在第六天上，我对安德烈耶夫说了实话：“我的文化程度很低。”

文化程度怎么能高呢，我只在村里的学校念了几年书，

何況還是時斷時續的呢？

安德烈耶夫借給我一些課本，我每天都帶它們上工廠。走在路上和坐電車的時候我都看書。有一次，我把課本放在茶几上，不知是誰把算術課本撕碎了。我從洗臉室回來，看見地下盡是撕下來一頁頁的紙，卻連個人影兒也沒有。第二天才查問明白，原來是連卡·赫雷斯特干的好事。

說到連卡·赫雷斯特，誰也不清楚他到底是怎樣進的工廠。不過他那種吃勁兒、用大茶杯喝燒酒的本事和一肚子的下流笑話，卻使大家感到惊奇。有時候他帶着燒酒讓大家喝，若是有人問他從哪里來的錢，他就露出一口大黃牙，輕蔑地說：“沒有錢，還有一門好親戚呢！”

赫雷斯特在事後自己說，算術課本是他喝醉了酒無心撕破的。後來有一次他喝醉了，在俱樂部的圖書室里大聲喊嚷：“肮脏鬼，還想學文化呢！”

我當時掉過臉去，心里想，理睬這個醉鬼干甚麼！於是用手指堵住了耳朵，溫習算術公式。

我努力學習，從不間斷；小学生需要一年念完的課程，我用幾個月就念完了。

鼓起了勇氣，我在紙上畫了一張自動機的草圖。

機械工拿起這一張不應心的手所畫出來的圖，看了很久，最後搖了搖頭說：

“你這是摸索着走路呢！”

我把圖紙揉成一團，捏在手里，頭也不回地出門去了。過了一個鐘頭光景，我很後悔，心里覺得慚愧，剛想去賠禮，忽然覺着有人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回頭一看，原來正是機械工。他還是那個老樣子，舒展兩眉，問我：

“星期天到我家里去一趟，好嗎？喂，你不要把改錐弄壞

了呀，你看都快弯了。这是从哪儿来的大力士啊！”

改錐从松开的手指中間溜脫，鏗鏘一聲掉在地上。

“这也比弄坏了好。”安德烈耶夫說，然后轉过身去，匆匆忙忙地在車間里走着。

……半年以后，改装了的自动机开始工作了。这件事情，連報紙上都登出来了。篇幅虽然占得不大，但是終究令人得意。

有好多天，我比別人都到厂得早。对这台自动机，总是看得沒个够。簡直难以相信这台机器真能照我想象的那样工作。

有一次，工厂紧靠房頂下面的消防水管破裂了。事情发生在吃午飯的时间，除我以外車間里並沒有別人。水吱吱地响着，从管子里流出来。‘喊人来帮忙嗎？可是誰能听见呢？’情况又是迫不及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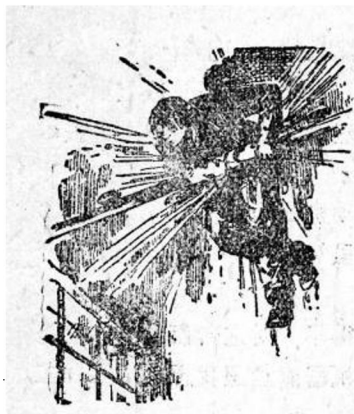
我一下子跳上了高高的紙堆，两只手抓住管子，身子悬在車間的上空。

往下面一看，两只手馬上微微顫动起来，就象我童年时代在繼父打鉄作坊里在地上拖沉重的煤筐那时候一样。水已經要把这一大堆高貴的、五顏六色的包装紙泡湿了。水涌向机器，涌向我那台自动机。剛才还是很漂亮的紙片，現在都被水泡了，在水里直打旋儿。

‘想个甚么办法呢？’

我伏在管子上，用身体堵住管子的裂縫。猛烈的水流冲得我全身发抖，我明白这样是救不了車間的，但是又想不出別的办法来。

不知道是誰发现管子上面有人，叫了消防队员来，才把水管閉了。



十分鐘以後，我又在修理機器了。直到同志們把我送回宿舍的時候，我才覺得極度疲勞。坐在別人的床上就睡着了。睡醒了一睜眼，就看見機械工。

“小伙子，你真成，連睡覺也睡得比人棒！”安德烈耶夫跟我开玩笑說。

一開門走進一個姑娘來。這是我在保健候診室里經常遇見的那位姑娘。她故弄玄虛地看了我一眼，把一張紙放在小桌上，站在一旁，手里搓弄著小手帕，冷不防一轉身就又跑出去了。

不知是誰把那張紙拿起來，大聲地念給大家聽：“命令：鉗工庫茲涅佐夫，救護社會主義財產，奮不顧身，應予嘉獎。經理。”

這時大家都高興得揚眉轉目地瞧著我。安德烈耶夫說水管的破裂是赫雷斯特的幹的事。這個富農的兒子來工廠壓根兒沒懷好意。

我自己悔恨地想道：“你這個人真是馬馬虎虎，麻痺大意。眼睛長到哪裡去了呢？脊背上被富農的鞭子抽打的傷痕還沒有好，你却把富農的余孽輕輕地放过去了。”

1927年，我進了青工學校6年級。白天工作，晚上上學校學習。1929年，把我轉到大學工人班。但是沒有畢業，原因是繼父病得很厲害，不久就死了。剩下母親和6個弟弟妹妹由我贍養。要想養活一個大家庭，哪裡還能夠再學習呢。

我想再回“自由”化妝品工廠，可是我的職位被別人占